

潛
廬
隨
筆

十
三
卷

柴西鳳老五五
開雅室開雅

潛廬隨筆序

潛江甘君藥樵刊行潛廬類稿不佞既爲文以序之矣比復寫定菱湖日記八卷北遊日記南旋日記沙頭答問豫游紀行雞林瑣記各一卷統題曰潛廬隨筆屬予審校蓋生平讀書之劄記也間論政治其治學通漢宋之郵頗宗陳東塾張廣雅朱無邪之說初治許學以爲治羣經之本兼採宋儒實踐之論而於近人僞經之談深加駁辨其論政通新舊之郵頗宗魏默深黃耦耕薛庸盦之說究心經世之學於朝政之阨陞反覆寄慨全書大端略具於此其體裁略仿譚半厂例於焦氏筆乘胡氏筆叢顧氏日知錄王氏蛾術編爲近第末區分門類耳鄉賢惟左笏卿先生

有日記數十冊借未刊行同輩中求如藥樵之好古敏求老而不倦者殆不多覩也雖然不揣固陋竊有爲藥樵妄進一解者方今世變日新不可究詰歐陸大戰而後言論思想政治學術均有改弦易轍之觀今日軍事之潛水航空非孫吳之兵謀地形所及料也外交之波譎雲詭非蘇張之合從連衡所能知也世界之新經濟政策非管商之富國強兵所能籌也凡百科學之製作於吾國諸子百家中不過略具其理論偶發其端萌絕不能與今之顧家日新月異窮極幽渺者鬪奇爭勝也居今之世非高瞻遠矚俯視六合決不足以應今日之變曾文正有言君子之存心不敢造次忘艱苦之境尤不敢狃於所習自謂無虞吾

輩白髮書生固不與聞政事而講學以示方來實爲匹夫
之責竊謂釋家有大小乘耶教有新舊約觸感旣殊詮釋
自異窮則變變則通聖經賢傳蓄義含閎當超眾解而別
有會悟近日漢陽某氏所著墨學各書
融會眾說自抒新思極可觀本仁民愛物之旨

而恢張之據大同合羣之理而闡發之易曰隨聖曰時去
固與蔽而求其通與藥樵昔日之治學論政通漢宋通新
舊者無殊途也藥樵以爲然乎否耶抑以爲狂誕不經耶
書此以報藥樵且以質當世博聞之君子癸酉春日愚弟
沔陽盧弼序於舊都寓廬

潛廬隨筆總目

崇雅堂叢書

潛江甘鵬雲耐公

卷之一

菱湖日記一

癸巳十月迄甲午三月

卷之二

菱湖日記二

甲午四月迄十二月

卷之三

菱湖日記三

乙未正月迄十月

卷之四

菱湖日記四

丙申正月迄十二月

卷之五

菱湖日記五 丁酉正月迄五月

卷之六

菱湖日記六 丁酉六月迄十二月

卷之七 七八兩卷補錄癸巳十月以前日記

菱湖日記七 補錄庚寅四月迄七月

卷之八

菱湖日記八 補錄癸巳六月迄九月

卷之九

北遊日記 戊戌四月迄八月由鄂至北京

卷之十

南旋日記 戊戌九月迄十二月由北京返鄂客宜昌

卷之十一

沙頭答問

庚子四月迄八月客沙市

卷之十二

豫遊紀行

癸卯二月迄四月河南道中

卷之十三

雞林瑣記

癸丑六月迄甲寅五月在吉林

予生平無他嗜好惟嗜讀書終歲與古人爲緣雖顛沛流離不廢書冊每有會意輒復劄識用備遺忘時過境遷閱置久矣到今衰老精力寢頹偶檢殘編不無振觸蓋中年所見非必一無差違而古人用心處容或有一二窺見雖一時心光所寄乎考學業進退驗思潮變遷端有賴焉胡

忍棄也爰檢定稍完整者付之鈔胥卷凡十三統題曰潛
廬隨筆其未寫定者從闕嗟乎世變日新國學微矣焉知
來者不笑我爲腐儒乎飽蠹魚覆醬瓿聽之而已癸酉夏
五月息園老人甘鵬雲記時年七十有二

黃岡陶舫溪承刻

菱湖日記一

潛廬隨筆卷之一

陳愚谷跋秦篤輝經學質疑錄曰古人讀書必置冊子義有異同說有彼此聞見稍多疑殆滋起寬以居之記錄在紙兩眼一心日積月累久而貫通如桶脫底不爲詭隨毋以有已溫故知新是之謂矣載漢川志觀此可知古人讀書之法癸巳十月朔日

向所定日課條例略分五科一讀書一省身一執事一接人一時務蓋略本卜知日曾日省遺法庚寅以來日記淪失仍記條例於此

謁房師梁西園先生問爲學大要先生曰爲學不可爭門戶驚聲氣矜博雅當自立身行己始而歸本於有用又曰

學問經濟文章祇是一條路不可分而爲三又曰學人當先治生其要在儉儉可養廉廉則有恥其言昭然若發矇也

讀史記貨殖傳商爲國家大政三古與農並重虞書以懋遷有無化居爲烝民乃粒之原成周商賈設專官可見也漢儒迂闊兼桑孔罔利邪說始造爲抑末困商之法而古人重商之意失矣農工商虞四端國非此不立盛衰強弱均繫乎此史公通知古今治術源流故特著此傳乃史公大經濟大學問淺識小夫乃謂其被罪於漢不能自贖而發憤於此真臆論也著書抒一己憤懣後世小說家言則有之矣非所以論史公

閱東塾讀書記鄭學卷所言皆鄭學要領乾嘉諸儒所不及謂邵公墨守之學有宗主無不同叔重異義之學有不同無宗主惟鄭氏有宗主亦有不同兼有何許之長而無其弊此言深得鄭學家法又謂鄭君言義理無異宋儒而攷據之學實出朱子不可反誣朱子足以通漢宋之郵息黨伏之喙學術倚伏之理在今日必有此家數蓋源流自分而合矣鄙人爲學竊欲遠師亭林近法東塾

謁梁節齋先生問讀書之法先生曰學一而已自有漢宋之名而學始分於是讀書脩身之事判爲兩途嘵嘵數百年不能定也吾輩讀書惟其有益而已

有益于國有益于鄉有益于人有益

訂若以漢宋二字橫亘其胸一生讀書祇是爲他人助口

舌非爲自己造光明耳願爲第一等學問人物須別具一副眼光方能大成其言真吾輩之箴石也

閱東塾讀書記孟子卷所說皆七篇大誼與一支半孔者迥殊推闡性善之說尤精可息荀揚韓之喙

閱孟子要略凡五卷一言性善二論孝弟三辨義利四明治道五言爲學要領七篇指要盡於此矣讀孟子苦首尾未能貫串得此編不覺犁然有當於心

譚復堂師以孫彥清學齋庸訓見貽首論讀書十二要一立志二見大三發憤四專一五熟復六耐久七及時八虛心九養身十敦品十一知命十二安貧其言切近可付學子次明倫篇陳義尤篤實孫名德祖會稽人

校變雅堂集卒業茶村著述手定凡四十七冊

見方苞撰先生墓碣

今不可盡見惟黃岡陳師晉所刻詩八卷江夏彭漁帆所刻文四卷士人家偶有之所傳不及十一編次亦無義例同治中永康胡鳳丹曾合梓其詩文做誤較二本尤甚黃岡殷東平嬰陶月舸炯照沈卓如自申謀重刻之屬雲校讐初以三本互勘既覓得傳鈔本以校三本多不合然賴有數本異同得以互相斟補定爲文八卷詩十卷惜出掇拾之餘前後年月不得其詳深以爲憾

蘇長公讀史有八面受敵法余近治公羊竊師其意凡褒貶誅絕盟聘日月災異之類均分門討論之近代公羊家如莊方耕之春秋正辭劉申受之公羊釋例其成規卽如

此

閱王益吾祭酒續古文詞類纂頗辨正近世古文家宗派之說不爲無見然所甄錄仍未脫桐城一派窠臼主張湘人亦稍過其中惟曾湘鄉不愧作者餘均不足厭承學者之意山陽魯通甫深於昌黎論時事尤有卓識王氏入選寥寥通甫文派出於潘四農湖北王螺洲劉孝長亦善論事勢茲編絕未之及恐非天下公言

以上癸巳十月

討論章氏遺書卒業大都推原官禮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傳故所論學術源流文章派別校讐義例皆精而有要可以途軌方來其朱陸篇云師儒釋理當著之於事物不可託之空言此論可救門戶鬻爭之弊假年篇云業必能

專而後可與言博蓋專則成家成家則已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已者雖錙銖不遺不切已者雖泰山不顧如此用心雖極鈍之資未有不能記也此論可救博而寡要之弊天喻篇云學業將以經世也周公承文武之後而身爲冢宰故制作禮樂以爲一代之成憲孔子生於衰世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大道孟子當處士橫議之時故力距楊墨以尊孔子之傳述韓子當佛老熾盛之時故推明聖道以正天下之學術程朱當末流忘本之會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故學業者所以闢風氣也風氣未開學業有以開之風氣旣弊學業有以挽之好名之士方且趨風氣爲學業是以水救水而火救火也此論可救趨

時好名之弊書教篇云經爲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爲例拘當求無例之始此論可救羣言淆亂之弊

章氏論史德文德高探述作之原皆前人所未發之覆繁稱匡謬質性黠陋諸篇推究近世文章利病甚精婦學詩話兩篇似隱爲袁枚一輩人發足以羽翼世教其論修方志欲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令三書相輔而行尤有獨斷別裁例議數篇條目不繁大綱畢舉可爲修方志圭槩惟其論治書之法欲書掌於官私家無許自匿著述固是三代政教合一之旨然近世實窒礙難行史注篇論修史欲復古人自注之例亦不盡可從說經之文徵引舊說明

注所出可免攘善之弊至作史自以雅潔爲主鎔冶眾說成一家言史漢皆如此不必以恥襲前人爲高必徧注所出其能免蕪累之譏乎

章氏校讐通義頗主張互著之例同學友傳漢庭頗不謂然以爲恐啓割裂之漸其實申明家學部次流別舍互著不爲功班氏志菽文多沿向歆父子故尙知其意鄭樵焦竑以下知者寥寥蓋其識不及劉班遠矣章氏生千載後特著專篇討論自是特識無庸避種複之嫌議其法之未善也

謁譚復堂師於學術源流文章塗徑立身本末談論終日娓娓不倦老輩誘掖後進懇摯如此鵬雲自庚寅秋從遊

鄂渚辱承訓迪始稍識問學途轍閱五寒暑年日以長學不加益有負良師媿何可言

師以復堂日記見貽大都談藝之言爲多然頗采時賢精言摘記數則於此 方魯生曰笋初出土便解籜亡干霄之望矣樹初拱把便結實無喬木之望矣學問須循序漸進 馬命之曰人當立於風氣之先不可隨風氣走 甘愚亭曰男兒但要循天理餓死首陽是善終 張瑞階曰憤時嫉俗終歸於薄 朱魯岑曰發潛德之幽光必卻如其分使死者有知必無愧乎其言誅奸諛於既死必務求其實使死者有知亦無恨乎其言不然非諛則誣 竇蘭泉曰耐不住三字是有事時的病閱不住三字是無事時

的病 吳竹如曰講學而不能躬行似於詞章中添出性
理一門與帖括何以異乎 敖丹甫曰與常人無論文無
講學彼以爲形其所短 胡伯良曰無聊二字躁動之根
也

許季仁碧聲吟館譚塵曰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
肺金自全動靜以敬心火乃定寵辱不驚肝木斯甯澹然
無欲腎水始足真養身要言也

公行篋有黃牛廟碑舊本諸葛集有之求譚先生宋定先
生曰詞旨繁猥非武侯筆也亂石排空驚濤拍岸語襲東
坡醜江月詞非坡公會見此碑筆勢弱劣漢分無此種出
宋後人作僞無疑 以上十一月

閱番禹陳氏漢儒通義錄漢伏勝韓嬰毛亨孔安國董仲
舒孟喜京房鄭眾賈逵鄭康成何休服虔包咸周氏班固
趙岐孫炎許慎劉熙荀爽宋衷薛氏二十二家之說大旨
主於破門戶之私救末流之失與所著東垣讀書記同一
神旨通漢宋之郵釋同室之戈番禹之功於斯爲鉅近代
儒先如陳蘭甫之經學章實齋之史學皆第一流

閱晉書所載事迹大都宏獎風流以資談柄四庫提要以
爲稗官之體良然韋忠仕劉聰王育仕劉淵劉敬元仕劉
曜皆失節之臣晉書入之忠義傳殊失勸懲之旨于令升
晉紀總論於民情風教三致意焉其識非貞觀諸臣所及
斥晉之失亦直而有體令升晉臣論晉事無隱若此此自

前人所難何法盛稱其評論切中不虛也惜乎其書不傳
近人周保緒濟所撰晉略文既翔雅論尤平正其所採擇
尤簡嚴不蕪與正史略實行而獎浮華忽正典而取小說
者有上下牀之別

東塾讀書記曰穀梁之短范注不曲從之此范注之善也
案范氏不曲從傳說亦以扶義明教而已非好爲違異也
莊九年傳以不納子糾爲惡內范不從之蓋以讐者無時
而可與通而因以明不共戴天之義也哀二年傳以輒拒
蒯瞶爲尊王父范不從之蓋以明父子之倫也春秋以明
父子以正君臣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以拒父爲
尊祖以不納仇爲內惡實違春秋之義故范氏不曲從之

范氏之說曰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不

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擇善而從乎

穀梁傳集解序

蓋其作注宗

旨如此鄭君之學有宗主復有不同范治穀梁而不偏主

穀梁其宗旨蓋與鄭同視何休墨守之學迥乎異矣

穀梁傳所引或說皆別一義與傳說多不同范氏有從或

說不從傳義者如桓八年祭伯來遂逆王后於紀傳云遂

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略之也又引或說天子無外

王命之則成矣范注云或說是則不從傳義可知注又引

春秋左氏說曰王者無敵無親迎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致

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其義與或說同然則

或說卽左氏春秋說也范治穀梁而兼采左氏說其學有

宗主仍不墨守一家如此

范氏不曲從傳說有不顯言其失但云甯所未詳者隱九年傳聘諸侯非正也范注云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甯所未詳此蓋以周禮及許說爲是故詳引之而傳顯與禮違故云甯所未詳也既不曲從傳說又不斥言其非可爲尊先儒之法

譚先生論治史之法曰訂謬證譌錢王趙已有專書不必從事於此但當專爲表微之學耳

陸清獻跋經典釋文曰工詩賦者既視經學爲迂闊學程朱者又以漢唐注疏爲淺陋不知注疏乃程朱之所自出

也孔子從周尙拳拳於夏殷之禮孰謂漢唐諸儒遂可弁
髦視之案清獻終身服膺程朱而不蔑視漢唐諸儒若此
彼夫拾洛閩唾餘土苴古訓者不特爲程朱之罪人亦清
獻之罪人矣

黃筑黃子壽方伯主講蓮池書院所定看書法略分三科
而誦讀不與焉一曰論著或獨抒己見或折衷眾說或規
摹前人名作講求義法一曰校勘或以諸本對勘或據他
書校定篇章字句之不同意義之各別皆宜詳考精案一
曰纂錄或採輯諸書自出手眼或專輯一書歸諸統要以
條理分明爲主載萬卷樓藏書總目與阮文達公所定學海堂規制
略同可爲初學途徑

閱魯通甫類稿不必盡循桐城矩矱而論議間遺務爲已出多有物之言在道咸閉可以高蹈一座胥吏論五篇救俗政之弊酌古今之通拔本塞源著明陳切法積久而必變有王者作蓋可規而行之與高伯平論學案小識深得文章性道合一之旨又欲原本忠孝推崇節義以救門戶之弊尤爲救時藥言方今正學衰微邪說暴作砥障狂瀾莫先於此不第息口舌之爭

通甫與左逸民書欲嚴淨冒減胥吏少設院司一守令之權持議與胥吏論同惟吏治廢弛已久苟安避事巧詐營私其積習牢不可破欲重守令之權宜自綜核名實始友人王季薌葆心論學以有用爲主其論史用吏戶禮兵

刑工六目分類治之蓋略本蘇氏八面受敵法季薌讀書
有條理近日所造益平實篤雅可畏可愛

東坡八面受敵法卽專而後博之意章實齋頗非之以爲

經生決科之業不可進言學問

文史通義
博約篇

不知此特博通

學問之途徑耳非卽以此爲學問也初學胸無繩尺分別
條流提綱辨業自可循途而入若儻侗雷同毫無分曉以
云學有心得吾未之前聞 以上癸巳十二月

閱荀子其學術宗旨以崇禮勸學爲主然生丁亂世意在
救時主持不免有過甚之處綜其大體略其小疵可矣削
其不合附於聖人之籍固昌黎讀荀之法也

荀子以性爲惡以善爲僞以後王爲法其說最爲後儒所

排而皆未達荀子之意謝金圃曰孟言性善蓋勉人以爲

善而爲此言荀言性惡蓋疾人之爲惡而爲此言

荀子王序

益吾曰性惡之說非荀本意也其言曰直木不待鑿枯而

直者其性直也桷木必待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

今人性惡必待禮義之化然後合於善使荀不知人性有

善惡則不知木性有桷直矣然而其言如此豈真不知性

邪蓋荀子遭世大亂民胥泯夢感激而出此也

荀子集解序由

是言之則性惡之說不必疑也四庫提要曰荀子以性爲

惡以善爲偽誠不免於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說任

自然而廢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力於先王之教故其言

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恃禮義者聖人之所

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
 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
 偽之分也其辨別偽字甚明楊倞注亦曰偽為也凡非天
 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偽故偽字人旁加為亦會意字
 也其說亦合卿本意古書偽與為通由是言之則善偽之說不必
 疑也錢竹汀曰荀卿法後王與孟所言先王皆謂周王與
 孔子從周之義不異荀子豈逆料李斯之仕秦而令其用
 秦法哉七國僭號名雖王實諸侯耳荀子豈肯法之是時
 老莊盛行皆妄託三皇故稱後王以箴砭荒唐悠謬之談
 非謂三代不足法也十篇齊義新錄由是言之則法後王之說不
 必疑也

近人謂孟子之學在經世荀子之功在傳經余按荀子論

治以安民敬士凝德隆禮為主王制篇王霸篇雖三代之政何以

尚茲其論富國則以明分各事其事節用薄征為主固異於辟

土地任草萊厚稅歛以為富者其議兵則推本仁義峻刑

法尚權謀恃地利皆深非之議兵篇然則荀子經世之學固

自與孟子同豈第以傳經顯哉

荀子議兵篇最精推本仁義孫吳所不及斥秦為末世之

兵蓋其微旨所在能井不能疑則必奪云云秦二世而亡

卿預決之矣深斥李斯不求本而索末卿惡斯若此蘇氏

謂斯亂天下啓於荀卿真刻論也

劉孟塗謂蘇氏論荀卿意不在卿假卿譏介甫也其說亦

可增學人論古之識但章惇輩之蠶國實假介甫之說李
斯之亂天下並非荀卿之學也不可並論東坡意果如此
則稍左矣

昌黎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諒有成書然今不
可見方望溪刪定荀子或其遺意也周秦諸子持之有故
言之成理各有偏至之詣往往不能純粹竊謂讀其書皆
當以昌黎讀荀子之法讀之

以上甲午正月

雜閱學海堂南菁書院兩經解卓然不朽者可十二三種
販專輒者居十五六董治此書要須善擇余向究心考據
家言轉思經史疑義老輩考之已詳今日惟應推究大義
歸於致用不必枉費心力於此但一窺見諸君子門徑篤

守其說可矣

王臨川論伊尹伯夷柳下惠之行皆因時之偏而矯之伯夷之清所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之和所以救伯夷之弊至孔子始集其成四人者相爲終始其見甚卓其義甚精治術亦然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相爲終始亦互救其弊耳學術亦然唐人尙詞章及其弊也寢以忘本故宋儒倡明性理以矯之及其弊也失於空疏故近儒倡明漢學以矯之及其弊也流於破碎故咸同間曾胡諸公以經世之學爲倡而風氣又變矣

凡讀書專求學術治術兩端以明體達用爲究竟向究心考據家言耗心力於無用今知悔矣